

文学辑



湖州笔记小说选

海南出版社

湖州丛书·文学辑

湖州笔记小说选

蔡一平 选编点校

海南出版社

《湖州丛书》序

陈永昊

湖州，西倚天目，东展平川，北临太湖；湖州，山水清远，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湖州，除“丝绸之府、鱼米之乡”之誉外，还享有“文化之邦”的美名，历代才人、学者辈出，图书的馆藏刊行在中国藏书出版史上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

湖州的藏书、出版活动源远流长。私人藏书从南朝武康人沈约“开浙江收聚之先声”，到本世纪上半叶南浔人刘承干建嘉业堂，历时1500余年而绵延不绝。郡邑丛书的出版，先有清乾隆中陆心源辑刊《湖州丛书》肇其端，继有民初刘承干辑刊《吴兴丛书》成其大，后有周延年辑刊《南林丛书》为余响，历时亦逾半个多世纪。其中《吴兴丛书》收录最为宏富，分经、史、子、集四部，计收录著述52家827卷，历时长达12年（从1913年至1925年陆续辑刊出版），为我们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既具有学术、史料价值，又具有鲜明南太湖地域文化特色的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而先贤们在漫长的历史文化承继传播中所体现出的强烈的人文精神，更是弥足珍贵。在战乱频繁且没有政府扶持的岁月里，先贤们以拯救历史文化遗产为己任，耗万贯家财而不惜，倾毕生心血而无悔，无论生逢盛世抑或遭遇乱世均执着如一，为保存湖州辉煌的文化遗产作出了永铭史册的贡献。

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征途

中,我们应大力弘扬先贤们的人文精神,大力推进知识工程,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社会主义文化既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又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成为凝聚和激励人民群众的重要力量,成为一国一地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正是出于对文化建设的高度责任感,1997年底,市委宣传部和市文化局在全省11个地市中率先创立了以收集湖州籍人士著述和录写湖州诸事的著述为宗旨的“湖州书库”;今年,市委宣传部又全面启动《湖州丛书》出版工程,打算通过若干年的努力和积累,将包括湖州历史文化、现代文明在内的诸多值得留给今人和后代研读的书籍,分类分辑整理出版。

最后说明一下:湖州历史上第一部郡邑丛书即名《湖州丛书》,此次丛书出版,名字一仍其旧。首先是为数典而不忘祖,牢记历史,珍惜荣誉;其次,尤为重要,时时提醒我们增强历史责任感,为创造湖州跨世纪的辉煌而不懈努力。

1998年7月

(作者系中共湖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前言

“笔记小说”是个相当宽泛的名词(或者说文学术语)。它的内涵十分广泛,可以包括志怪传奇等一类的小说家言,也包括杂录丛谈等一类的笔记,还有遗闻轶事乃至野史一类的事情,甚至可以包括考订、诗文评一类的著述。它们又都是些街谈巷语、道听途说、随闻随记、杂录世事的散行文字,或者作者所撰述的考证、诗话之类的著作,古人为了将它们区别于注重词藻、讲求对偶的文章,就有了“笔记小说”这一名称。

一般认为我国的笔记小说起自汉代,到了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笔记史中第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具有重大的影响,到了唐、宋、明、清,笔记小说一直有长足的发展,数量也越出越多,在社会中的影响颇大。到了解放之后,这一类作品近乎绝迹,不再产生,这是社会的变化所决定的。像补白大王郑逸梅的几种著作,是极为罕见的现象。但是,在这半个世纪中,各地的大小出版社,却络绎不绝地翻印,标点出版历代以来的笔记小说,有的规模还很大,可见我国笔记小说的读者群很广,而且历劫不衰。

在宋代有好多部笔记小说是在湖州写作完成的,如《苕溪渔隐丛话》(胡仔),《泊宅编》(方勺),《萍洲可谈》(朱彧),《曲洧旧闻》(朱弁),《石林燕语》、《石林避暑录话》、《岩下放言》(叶梦得),《癸辛杂识》、《齐东野语》、《志雅堂杂抄》(周密)。可见当时的湖州曾是笔记小说的多产地。除了像叶梦得、周密之外,湖州本地写笔记小说的名家也有不少,比如朱国桢的《涌幢小品》,陈良谟的《见闻纪训》,李乐的《见闻杂记》,丁元荐的《西山日记》,陈尚古的《簪云楼杂说》,陆长春的《香饮楼宾谈》,清凉道人的《听雨轩笔记》,俞樾的笔记小说更是不

胜枚举。这都说明湖州的不少文士是很喜爱笔记小说这种体裁的。

我们这次编选的《湖州笔记小说选》，既有湖州籍作者的笔记小说，也有外地籍作者的作品，但是必须记写湖州的人或事。时代最早起自汉晋南北朝，近至民国年间，时间长达两千年之久。入选的笔记小说，大致上须符合下列的一或二项条件：一、应该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可以了解多种史实；二、应该具有故事性、可读性与趣味性；三、可以使读者了解某一历史时期本地地区的民风、民俗、民情；四、能够体现本地人民的传统美德、优良品性、好人好事；五、即使记载的是坏人坏事，也要有一定的惩戒教育意义。总之，这是一部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历史上湖州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产、社会状况的综合性记事作品。由于编选的过程、时间比较仓促，资料搜集也有相当难度，限于水平，标点亦或有差错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蔡一平

1999年10月

目 录

序

前言

一、湖州卷一	(1)
二、湖州卷二	(9)
三、湖州卷三	(47)
四、湖州卷四	(91)
五、湖州卷五	(132)
六、德清卷	(153)
七、长兴卷	(177)
八、安吉卷	(213)
本书引用书目	(234)

湖州卷（一）

- 1 吴兴沈充铸小钱，谓之“沈郎钱”，钱既不多，由是稍贵。

《晋书·食货志》

2 《晋中兴书》：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常欲诣纳。纳兄子俶，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数十人饌。安既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饌，珍羞必具。及安去，纳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

《茶经》

3 丘迟，字希范，吴兴乌程人也。父灵鞠，有才名，仕齐，官至太中大夫。迟八岁便属文，灵鞠常谓气骨似我。黄门郎谢超宗，徵士何点并见而异之。及长，州辟从事，举秀才，除太学博士，迁大司马行参军，遭父忧去职。

《梁书》

4 柳恽《江南曲》云：“汀洲采白苹，日暮江南春。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故人何不返，春华复应晚。不道新知乐，只言行路远。”相传恽官吴兴太守时所作，有疑之者谓：“白苹洲之名虽本柳诗，柳诗未必作于吴兴，以洞庭潇湘地望不合也。”余谓诗家托与有不可以地望拘者，即以地望求之，当时或实有所指，洞庭归客，吴人归自楚也。潇湘故人，楚人来游于吴也。故人不返，淹留于吴未返楚也。春华应晚，因汀苹而念故乡之春华也。前言故人，后言新知，楚中故人至吴，复得新知也。结言路远，即吴楚之路也。如此诠释，则以为作于吴兴亦可

通矣。《云溪友议》载徐安贞之言曰：“潇湘逢故人，将随归客至乎汀洲之娱，若幽谷之睹太阳。”是唐人之解固如此也。 《湖雅》

5 乌程卞山，本名土山。有项姓者，自号卞王，因改名山。山足有一石柜，高数尺，陈郡邵康常往开之，风雨晦冥乃止。《异苑》

6 顾甯人《日知录》谓六朝时吴兴项羽神，最为显赫，而引《宋书·孔季恭传》。先是，吴兴频丧太守，云项羽神为卞山王，居郡厅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又《南齐书·李安民传》：“太守到郡，必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与神牛着屐上厅事，又于厅上设八关齐，俄而牛死，安民亦卒”云云。以为当时愤王之威灵如此，然不止此二事也。《南史·萧思话传》：“吴兴卞山有项羽庙，土人名为愤王宫。相承云羽多居郡厅事，遂于厅事安床幕为神座，前后二千石皆于厅拜，祠以軛下牛，而避居他室。及萧惠明莅任曰：‘孔季恭当为此郡，而未闻有灾。’遂设筵榻，接宾数日。见一人长丈余，张弓挟矢相向，既而不见，因发背旬日而卒。萧惠休从吴兴太守征为仆射，人谓惠休事项羽神甚谨，故得美迁。萧猷为吴兴太守，与项羽神交欢，恒饮至一斛，神亦有酒色，有祷必验。后为益州刺史，值齐狗儿乱来攻城，猷乃遥祝请救，有田夫道逢数百骑至，问为谁？曰：‘吴兴楚王来救。’是日遂破贼。”合此数事观之，愤王之盛行于六朝，尽可信矣。惟萧琛至郡，著屐登厅事，闻室中有叱咤声，琛厉色曰：“生不能与汉祖争中原，死据此厅何也？”因迁之于庙后，竟无他，则神亦有时因人而屈；然陈武帝永定二年至遣中书舍人韦鼎，册之为帝，其显赫可想也。按张鷟《耳日记》：“垂拱四年，安抚大使狄仁杰，檄告楚霸王项君将校等，略曰：‘鸿名不可以繆假，神器不可以力争。’”云云。檄到如律令，遂除项羽庙及余神并尽。唯会稽禹庙在焉。亦见沈俛《谐史》。又《封氏闻见记》亦谓狄公檄书，责其丧失八千子弟而妄受牲牢之荐。然则项羽神唐初犹盛，其以狄梁公檄除之，后遂渐衰替耶？（按）颜真卿《项王庙碑阴述》云至今庙祀不绝，

是此庙实未除毁也。

《陔余丛考》

7 升山有树百尺，上有鹤巢，民欲取之不可得，乃伐其根，鹤恐杀其子，自拔髦毛投地，时人称为瑞。

《隋书》

8 唐有湖州伽释司马问李白是何人，白以诗答曰：“酒肆藏名四十春，青莲居士谪仙人。湖州司马如相问，金粟如来是后身。”

《李翰林集》

9 湖州参军陆蒙妻蒋氏，善属文然嗜酒。僧知业有诗名，与蒙善，一日访蒙谈元。蒋使婢奉酒，知业云“受戒不饮。”蒋隔帘谓曰：“上人诗云，‘接岸桥通何处路，倚楼人是阿谁家。’观此风韵得不欲饮乎？”知业惭而退。

《诗话总汇》

10 杜舍人牧再捷之后，时誉益清，物议人情待以仙格。紫微恃才名，亦颇纵声色。当自言有鉴裁之能，闻吴兴郡有长眉纤腰宛类神仙者，罢宛陵从事，专往观焉。使君籍甚其名，接待颇厚，至郡旬日，继以洪饮，晚观官妓曰：“善则善矣，未称所传也。”览私选曰：“美则美矣，未愜所望也。”将离去，使君敬请所欲，曰：“愿泛彩舟，许人纵视，得以寓目，愚无恨焉。”使君甚悦，择日大具戏舟讴棹较捷之乐，以鲜华夸尚得人纵观，两岸如堵。紫微则循泛肆目，竟迷所得。及暮将散，俄於曲岸见里妇携幼女，年邻小稔。紫微曰：“此奇色也。”遽命接致彩舟，欲与之语。母初惶惧，如不自安。紫微曰：“今未必去第，存晚期耳。”遂赠罗缬一篋为质，妇人辞曰：“他人无状，恐为所累。”紫微曰：“不然。予今西航祈典此郡，汝待我十年不来，而后嫁。”遂笔於纸盟而后别。紫微到京，尝忆雪上。厥后十四年，出刺湖州。之郡三日，即令搜访，女适人已三载，有子二人矣。紫微召母及嫁者诘之，其夫虑为所掠，携子而往。紫微谓曰：“且纳我贿，何食前言？”母即出留翰以示之，

复白曰：“待十年不至而后嫁之，三载有子二人。”紫微熟视旧札俯首，逾刻曰：“其辞也直。”因赠诗以导其志，诗曰：“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翌日遍闻于好事者。

《唐阙史》

11 《丽情集》：杜牧游湖州，崔刺史悉致诸妓女，牧不惬意，因嘱张水嬉，观者如堵。有老姥引髻髻女十余岁，牧曰：“真国色也。”接至舟中曰：“吾十年不来，从尔所适。”以重币结之。牧归朝，比守湖州，至则十四年矣。所约者已从人，生三子。牧赋诗自伤。此等诗不假取巧求新，随手拈来，醺醺有味，文生于情，情生于文，予乐诵之。

《宴存》

12 张确尝游雪上，于白苹州见二碧衣女子，携手吟咏云：“碧水色堪染，白莲香正浓。分飞俱有恨，此别几时逢。藕隐玲珑玉，花藏缥缈容。何当假双翼，声影暂相从。”确逐之，化为翡翠飞去。

《树萱录》

13 杜给事孺林典湖州，有染户家，池生青莲花，刺史收莲子归京，种于池沼，或变为红莲，因异之，驿致书问。染工曰：“我家三世治靛瓮，尝以莲子浸于瓮底，俟经岁年，然后种之，若以所种青莲子为种，即为红矣。盖还本质，又何足怪。”乃以所浸莲子寄奉之。

《北梦琐言》

14 陆羽字鸿渐，一字季疵，复州竟陵人。后隐苕溪，自称桑苎翁，阖户著书，或独行野中，诵诗击木，裴回不得意，或恸哭而归，故时谓今接舆也。

《浩然斋雅谈》

15 胡生者失其名，以铰钉为业，居苕溪而近白苹洲。去厥居十

余步，有古坟，每茶饮必奠酌之。尝梦一人谓之曰：“吾姓柳，平生善为诗，而嗜茗。及死，葬室乃子今居之侧，衔子之惠，欲教子为诗。”胡生辞以不能，柳强之曰：“但率子意，自当有致矣。”既寤，试构思，果有冥助，厥后遂工焉。

《南部新书》

16 吴兴谓之水晶宫，不载图经。刺史杨汉公《九月十五日夜》绝句云：“江南地暖少南风，九月炎凉正得中。溪上玉楼楼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宫。”后来林子中闻滕元发得湖州，以诗贺何洵值邦彦云：“清风楼下两溪春，三十余年一梦新。欲识玉皇香案吏，水晶宫主谪仙人。”因为故事。

《豹隐记谈》

17 吴兴僧昼，一字皎然，工律诗。尝谒韦苏州，恐诗体不合，乃于舟抒思作古体十数篇为献。韦皆不称赏，皎然极失望，明日写其旧制献之，韦吟讽大叹赏，因语皎然云：“几致失声名，何不但以所工见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皎然服其能鉴。

《唐语林》

18 唐诗僧皎然居湖州妙喜，今宝积寺是其故庐。自言谢灵运后，诗祖其家法，自评甚高，颜鲁公为守时，与张志和、陆鸿渐皆为客，意其人品亦必不凡。吾尝至妙喜访其遗迹，无复有，但山颠坟存耳。其诗十卷尚行于世，无甚令人喜者，以为候于唐诗僧可也。

《石林诗话》

19 唐张文规为湖州守，诗寄刘环中秀才云：“待醉乌程酒，思斟平望羹。烟云金斗暗，苔藓石尊平。”

《续演繁露》

20 刺史张文规诗曰：“苹州顿觉池沼俗，苧布直胜罗绮轻。清风

楼下草初出，明月峡中茶始生。吴兴三绝不可舍，劝子强为吴会行。”

《吴兴志》

21 唐苏颐始为乌程县尉，暇日曾与同寮泛舟，沿溪醉讽咏，因至道矶寺。寺前有雪溪最深处，此水深不可测，中有蛟螭，代为人患。颐乘醉步行，还自骆驼桥，遇桥坏，堕水，直至潭底，水中有令人扶尚书出，遂冉冉至水上，颐遂得济。 《太平广记》引《广异记》

22 唐乌程尉苏颐堕吴兴一潭中，至今号苏公潭。钱唐钱惟善《江月松风集》，《送赵季文之官湖州分题得苏公潭》首句：“忆昔苏瓌堕此潭”，以瓌作颐，岂曲江居士亦有此误耶？《芷畦闻见日记》

23 唐刘禹锡《竹枝歌》云：“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也有情。”苕溪渔隐曰：“余尝舟行苕溪，夜闻人唱吴歌，歌中有此后两句，余杂以俚语。”今之舟人、樵子往往能歌，俗谓之山歌，即吴歌也。 《吴兴志》

24 旧编云：光孝寺山门后壁，有唐人所画佛像，有神人臂鹰者，毛羽虽皴剥，至今梁栋间鸟雀不敢集。又大中祥符寺佛殿后壁，有画水一堵，望之汹涌，真名笔也。 《吴兴志》

25 高彦海盐人，武肃王擢海昌镇将，会湖州刺史李继徽弃郡奔淮南，彦随王亲巡其地，王由是雅属意彦，题诗婴兰堂壁云：“须将一片土，付与有心人。”及去语彦曰：“我以此州授汝矣，汝宜善抚之。”奏迁湖州制置使，升本州刺史。彦性淳厚，居湖十一载，政尚宽简，民颇便之。天佑三年冬卒。 《十国春秋》

26 颜鲁公《吴兴地记》：乌程县境有颞顛冢。《图经》云：晋初衡

山见颛顼冢，有营邱图。衡山在州之东南。《春秋传》所谓：楚子代吴克鸠兹，至于衡山者也，今谓之横山。或疑颛顼都帝邱，今濮州，是无缘冢在此。古今流传虽不可尽信，然舜葬苍梧，禹葬会稽，何必其都耶？今州之南有杼山，亦隶乌程，其旁有夏驾山、王村，相传以为夏杼巡狩所至。杼夏之七王也，禹葬会稽，则杼之至此，固无足怪。庸俗之言未可为全无据也。

《避暑录话》

27 兵部员外郎约，汧公之子也，以近属宰相子，而雅度玄机，萧萧冲远。多蓄古器，在湖州尝得古铁一片，击之清越。又养一猿，名山公，尝月夜泛江，击铁鼓琴，猿必啸和，倾壶达旦，不候外宾。

《因话录》

28 太子陆文学鸿渐，名羽，其先不知何许人。竟陵龙盖寺僧姓陆，得一初生儿育之，遂以陆为姓。及长聪俊多能，学赡词逸，诙谐纵辩，盖东方曼倩之俦。与余外祖户曹府君交契深至。外祖有笺事状，陆君所撰。性嗜茶关创煎茶法，至今鬻茶之家，陶为其像，置于炆器之间，云宜茶足利。

《因话录》

29 浮屠氏契虚，尝游稚川仙府。贞元中徙居华山下，有荥阳郑绅，与吴兴沈津俱自长安东出关，行至华山下，会天暮，二人遂止。契虚已绝粒，郑君异其不食，因征其实，始以稚川之事告於郑。

《宣室志》

30 元和中开元寺僧惠照，尝言“吾生于梁普通七年。年三十方仕于陈，尝与吴兴沈彦文为诗酒之交。后长沙王叔坚与始兴王叔陵，广聚宾客，吾与彦文俱在长沙门下。及叔陵被诛，吾与彦文惧长沙不免，因偕遁去。凡十五年，又与彦文俱至建业，时陈氏已亡，闻后主诸王皆入长安，即与彦文乞食至关中，就谒长沙于瓜州，再拜于前，悲恸

久之。又数年彦文亦亡，吾因髡发为僧，迨今二百九十五年矣。”

《宣室志》

31 大历中有进士窦裕者，与淮阴令吴兴沈生善，别有年矣，声尘两绝。后沈生自淮海调补金堂令，至洋州，舍于馆亭中。是夕风清月朗，俄见一白衣大夫，且吟且嗟，甚觉类窦裕，亟起与语。未及，遂亡见矣。明日于路前有志曰：“进士窦裕殡宫”，生遂拜奠而去。

《宣室志》

32 唐吴郡陆龟蒙字鲁望，旧名族，其父宾虞，进士甲科浙东从事侍御史，家于苏台。龟蒙幼精六籍，弱冠攻文，与颜尧、皮日休、罗隐、吴融为益友，性高洁，家贫思养亲之禄，与张抟为吴兴、庐江二郡倅。著《吴兴实录》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泽丛书》三卷。丞相李公蔚尝有征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遗授之，诏下之日疾终。光化三年赠右补阙。

《宣室志》

33 唐蒋琛于霅溪太湖设网，一夕风雨晦冥，乃霅溪、松江诸神竞会川渚，诸长皆应召，朱纭雅张，清管徐奏，曹娥乃唱《怨江波》凡五叠，歌竟四坐惨容。

《集异记》

34 吴兴沈徽乃温庭筠诸甥也，尝言其舅善鼓琴吹笛。

《北梦琐言》

35 李君及至扬州，遍历诸寺，遇一女子拜泣，自谓宋恻也。宋恻者故吴兴刘员外全白爱姬也。刘、李有昔年之分，因赠曰：“陵阳夜宴使君筵解语花枝在眼前。自从明月西沉海，不见姮娥二十年。”

《云溪友议》

湖州卷（二）

1 时迁温州诸宫神像于湖州，有司迎奉，所过骚然。何铸言：“孝莫大于宁神，宁神莫如得四海之欢心。浙东旱荒，若加勤动，恐道路怨咨，乞务从简约，不得过为骚扰。”疏奏其事，遂已。

《宋史·何铸传》

2 石林公常问予兄惇济曰：“自东坡名‘思无邪斋’、‘德有邻堂’，而世争以三字名堂宇，公知前此固常有此否？”惇济曰：“非狮子吼寺乎？”石林笑曰：“是也，吴兴城南射村有寺号‘狮子吼’，本钱氏赐名，国朝因之。”

《曲洧旧闻》

3 湖州铜官庙，偶像衣冠甚古，其妇人皆如世所藏周昉画人物，盖唐人之遗迹也。翟公巽尤爱之，暇日多至庙中观焉，往往徘徊终日。又尝作大铜香炉，施毗陵天宁寺塔下，铭其上曰：“公巽父作炉燎薰觉皇。”

《却扫编》

4 苏子瞻与刘孝叔、李公择、陈令举、杨公素会于吴兴，时张子野在坐，作《定风波》词以咏六客，卒章云：“尽道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旁有老人星。”后十五年，苏公再至吴兴，则五人者皆已亡矣。时张仲谋、张秉道、苏伯固、曹子方、刘景文为坐客，仲谋请作《后六客词》，云：“月满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斗光芒。十五年前真梦里，何事？长庚对月独凄凉。绿发苍颜同一醉，还是，六人吟笑水云乡！宾主谈锋

谁得似？看取，曹刘今对两苏张。”

《鸡肋编》

5 大中祥符二年，诏内外群臣，非休暇无得群饮废职。时都官员外郎知湖州苏为，率官属涉溪载乐，诣道场山祈雨会饮。暮归舟重而侧，判官刘继能及乐妓二人溺死，余人仅免，为被谴厘务，遂下诏申警焉。

《续资治通鉴长编》

6 御史中丞李定言：知湖州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有可废之罪四。御史舒亶言：轼近上谢表，颇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志义之士，无不愤惋。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诋谤为主。小则镂版，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并上轼印行诗三卷。御史何正臣亦言：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诏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闻。时定乞选官参治，及罢轼湖州，差职员追摄。既而上批，令御史台选牒朝臣一员，乘驿追摄，又责不管别致疏虞状，其罢湖州朝旨，令差去官赍往。

《续资治通鉴长编》

7 张子野云：往岁吴兴守滕子京，席上见小妓兜娘。子京赏其佳色，后十年再见于京日，绝非顷时之容态也。感之作诗云：“十载芳州采白苹，移舟弄水赏青春。当时自倚青春力，不信东风解悟人。”

《侯靖录》

8 湖州民蔡七，长大有力。受人雇佣，足迹遍间巷，率至夜分始归。常见一伟丈夫，丰神秀整，举动雅静，衣销金白袍，傍骆驼桥栏柱立。次夕，复见在故处。蔡已醉，因尽力抱持之。其人哀祈求去，许以